



JOHN D. MACDONALD 著・施寄青譯

寂寞銀雨



當代名著精選 268

寂寞銀雨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崔維斯・麥吉 (Travis McGee)

——本書男主角。

比利・英格姆 (Billy Ingraham)

——麥吉之友。

米莉・英格姆 (Millis Ingraham)

——比利續絃。

梅爾 (Meyer)

——麥吉至友。

阿杜洛·喬奈爾 (Arturo Jorنالero)

——米莉前任情夫。

史考特·鮑德 (Scott Browder)

——毒品查緝小組的便衣人員。

拉斐諾·馬里諾 (Raffino Marino)

——爲犯案累累之惡棍。

珍·吉林 (Jean Kilian)

——麥吉之私生女。

1

有一次，我很幸運，在幾天之中找到一艘被劫持的汽船，這是當局找了好幾個月的。當我從祕密情報網得知比利·英格姆要找我時，我馬上猜到他希望我再行一次神蹟，把他那艘被偷的落日號找到，這是他在傑克生維爾造船廠特別訂造的，已經失蹤三個月了。

當我聽說他要找我時，我便打電話給他。他說如果我可以馬上過去的話，他是很感激的。比利早年來到下東岸，買了數百畝平地，結果沒賺到什麼錢。在他建了第一座購物中心後，更是負債累累。他和莎黛住在一輛破車中，生活得很拮据。他賭這一片地可以支持一大羣的海灘人口，結果他賭對了，一下子，他成了威廉·英格姆，好幾個購物中心的業主、汽車代理商、遊艇經紀人，還是一家銀行的老闆，這家銀行早幾年欺負過他。

他買了一片在海邊的地，要建一幢房子給他和莎黛自己住。建到一半時，一天早上，她過去選浴室要用的瓷磚，正在看磚時，她看了一眼年輕的建築商，手上的磚跌落地上，她自己一頭栽進要放浴缸的地方。在加護病房住了兩週半，便撒手塵寰了。

他們結婚廿八年，沒有小孩。他深感歉疚，不斷告訴別人，他若不是那麼貪心，他可以早點過好生活，她可以早點有一幢她要的房子。大家都想幫他忙，但都愛莫能助，他一蹶不振，只想追隨她於地下。

但一個年齡比他小一半的女人名叫米莉·胡佛的把他拉回來。她花了一年的工夫，她一直是替他工作的。莎黛的屋子建好後賣掉了。他把所有的東西賣掉，還清債務，辭掉所有的董事會和委員會的職務，把剩下的錢買了公債。他失去了所有賺錢的興趣。

米莉幫他買下現在住的公寓，在勞德岱堡以北約八哩的地方，這幢公寓有廿三層，公寓本身有室內、室外游泳池，健身俱樂部，海灘、遊艇停泊的水道，還有安全人員，一家好餐館，女傭、看門的人。這幢公寓花了他五百多萬，米莉還幫他裝潢好。專門騰出一個房間做她的小辦公室，後來她搬進去，因為這樣比較方便。她叫他常去健身房，每天在游泳池邊泡上半天，曬曬太陽，好好吃飯，放棄他從古巴走私進來的雪茄，以及每天半瓶的波本酒。

在他對自己的儀表和他的感覺感到驕傲時，他開始關心米莉的儀表，還有米莉的感覺。對大家而

言，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他是在她的幫助下重建好的。

總之，我預料到他住的地方去會有一番小小的安全檢查。那是十月三日星期三早上過十點。經過英格姆先生確定我是他要等的客人後，管理員指指盡頭的電梯，示意我上去。

比利關門讓我進去。他有一個大頭，兩道像刷子的白眉毛，一雙棕色的小眼睛。他是很容易贏得人好感的那種人。他常讓我想起了梅爾。兩人待人都是一流的殷勤，兩人都是肯聽人說話的，似乎都是真正關心你。

『嗨！崔維斯，你看來像在木筏上漂流過一陣子，這麼憔悴，怎麼回事，你這一陣子在哪？』

『把那玩意從聖路西亞的麥瑞戈特灣給弄回來。』

『希望胡柏沒事。』

『沒什麼。他不過摔斷了膝蓋，他的兩個小孩，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三歲，想自己拖回來，但他不讓他們試。我對外海駕船不熟，也沒有任何外海航海經驗，因此這兩個小孩很管用。不過爲了閃避暗礁和駛離暴風雨，費了好大的勁。回來後，他們跟我說你找我。』

『上樓來，我們喝點咖啡。』

我們從一道旋轉的鐵樓梯走上去，穿過一道門，來到一個可以俯瞰大海的平台花園。景觀極棒了，我可以看到遠處深藍的海洋。一艘貨輪，載得滿滿的，向北駛去。近處，有兩艘貨櫃輪正朝南駛。不

少小船在燦爛的陽光下，在海面上起伏着。

米莉正在整理一處花床。她戴了一頂大草帽，穿了一件黑色的比基尼，一雙紅色的涼鞋。她轉過身來，站起來，脫下她的棉手套，放下工具，走向我們，態度冷淡、優雅。她的皮膚曬成褐色，用戒備的眼神，透過墨鏡看着我們，臉上堆着淺笑。

「崔維斯，你認得我太太米莉吧？你知道我們去年六月結婚的？」

「威廉，親愛的，麥吉先生來參加過婚禮！」

「哦！對不起，我是老糊塗了。」

我們坐在白色的鐵椅子上，圍着白色的桌子，米莉給我們端來咖啡後，繼續整理她的花園。「我想你聽到我們新買的船被偷了。」

「聽說了，不過詳情不知道。」

他站起來，走回房子，不一會，拿了幾張落日號的照片出來，有幾張是從直升機上拍的。

「很漂亮，」我說，仔細看着。

「真正的寶貝，五十四呎長。堅固得像岩石。令我生氣的是我們本來打算駕它去度蜜月的，但因裝潢來不及，所以沒成行。等到完全弄好了後，已是七月四日了。我們去試航，朝北行。我一下開快，一下開慢，檢查雷達、音響探測儀、船對岸的呼叫器、音響系統、電視接收器、發動機、電池供

應、航行燈誌、爐子、冰箱等每件東西。一切都很好，不過你知道，我這麼多年來擁有不少船，所以知道曳遊時需要的東西，它上面什麼都有，甚至載了兩箱米莉喜歡的香檳。

「海面很平靜，中午過後，我來到一個我以前經過的通路，海圖上顯示有足夠的水可以穿過，於是我把船開往一個大沙洲的背風處，在進到更深的水域前休息一會。我們計畫開到新英格蘭去走上一兩天。我覺得這艘船正適合旅行。我們在太陽下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喝了一些好酒。米莉游泳，我打盹，等我醒來時，她正涉水走向沙洲。」

他說到這裏停下，看看她在的地方。她現在走向遠處一個角落，繼續整理花園，由於風從海上吹過來，因此他說的話不容易被聽到。但他還是壓低聲音，這樣我只得俯身過去好聽清楚。『跟莎黛過了這麼久，』他說：『我已經習慣她的方式，我費了好大力氣才適應了米莉的方法。她去沙洲揀貝殼，光得像個蛋似的。她對自然的事都有興趣，慢跑啦、粗食品等。沙洲上能見到的房子距離都很遠，海面上還有一、兩條船，於是我從後甲板下水，穿着游泳褲，走向她正在揀貝殼的岸邊。我真不喜歡光着身子在戶外走，甚至在水中光身子也不喜歡，水中有螃蟹、水母、黃貂魚。』

「她給我看她揀的東西。一些紫色的小貝殼，她要我幫她找多點，可以串成一條項鍊。突然之間，我聽到落日號發動的聲音，它被拖走了。我猜是一羣龜兒子從那個水道出來，看到我們在揀貝殼，看到我們的船，便從另一邊登上去，把錨拉上去，把船開走了。我只看到一條老舊的鉛船走在它旁邊，

朝北駛去。你知道保險公司的龜兒子怎麼說嗎？他說我把鑰匙留在鑰匙孔中是一種共同過失的疏忽。天哪！它就在我們眼前，白癡才會把它鎖住。」

比利和米莉游到水道的東端。他把她藏在一處灌木叢中，走到一些在野餐的人中，告訴他們他的糗事，用一只金戒指換了一件紅白色的罩衫給米莉穿。用她的金鐲子當保證金，雇了一輛計程車回家。

『我仍然很生氣，』比利說：『我和米莉花了不少心思在那條船上，好不容易才造成我們要的樣子。他媽的，我可以再買船，但不會像這艘。我覺得真丟臉，看着那一羣流氓把船、錢、酒、食物、信用卡、車鑰匙、船鑰匙、房間鑰匙，還有一些最好的海圖全給弄走了。我還沒有看過這種事。』

『大家都知道我是三振出局的人。』

『你要試試嗎？我給你三十天時間，三萬塊現金。』

『最近幾年不少船失蹤，比利，却很少有找到的。我不收費，我找到後，要分一半。』

他濃密的白眉毛揚得老高。『我花了七萬二打造的。』

『沒那麼多，因為等我找到它後，它已不值七萬二了。被偷的遊艇多數用來販毒，那些毒販子不會好好待它的。何況我自己要負擔找它的費用，不論找到與否。而且若它一半是我的，也會給我刺激去找它。我若找到它時，它的樣子還相當好，我也可以弄一筆退休金。何況找到它的或然率是五分之一。』

『如果你找到的話，我們怎麼來替它估價？』

『找一個有執照的船舶估價員。』

他皺眉，然後伸出他肥厚的手來。我們握握手。他說：『一言爲定。告訴你一個祕密，你若能找到它的話，我甚至願意給你全價。』

米莉已經整理完她的花園了。她把工具沖乾淨，放進一個藍色的小櫃子中，然後走過來，跟我們坐在一起。『麥吉先生，比利告訴我你替別人找到過船。』

『很多年前，』我告訴她，『至少五艘，其中一艘是個古巴人的，他在卡斯基要砍他腦袋之前逃出來。他買了一幢房子、一艘汽船，還有他在古巴當部長時搜刮來存在大通銀行的錢。我並不喜歡跟這種特殊的移民打交道。總之，他用了一個古巴水手，那傢伙把船開跑了。』

『你是怎麼把它找回來的？』她問。

這個問題很溫和，不過有些尋釁的味道，在『你』字上太加強了點。你怎能辦到這麼困難的事？外帶一點輕視的表情，在她毫不含諷的注視下更有一種挑戰的意味。新太太總是致力於把她丈夫和以前的朋友分開。

『有人告訴我在哪可以找到它。在它失蹤兩個月後，我在西島找到它，那個水手在船上。那船原本叫亞莉聖提。』